

一个北方的故事，一个
白雪与黑土地的故事
一条普通的路，与一个
普通的行走的身影
构成了一个特别的时代，以及
这个时代的笑与泪水——
人们会怎么想象这个人
这个人，他又在怎么想
关于初心 使命 梦想

燃烧的黑土地

毛岸青在克山

高树理
◎著

RAN SHAO DE
HEI TU DI

 中国文史出版社

燃烧的黑土地

毛岸青在克山

高树理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燃烧的黑土地：毛岸青在克山 / 高树理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1

ISBN 978 - 7 - 5205 - 1375 - 3

I. ①燃… II. ①高… III. ①纪实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15059 号

责任编辑：卢祥秋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100142

电 话：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010 - 81136655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19.75 字数：221 千字

版 次：202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3.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田晓平*

长篇纪实小说《燃烧的黑土地》一书即将出版，受作者高树理同志诚邀作序，欣然应允。

此书用纪实小说的形式，记述了毛岸青同志在克山县参加七个月多月土改的全过程。毛岸青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次子。一九二七年，父亲毛泽东领导发动秋收起义，并创建了井冈山农村武装革命根据地。母亲杨开慧留在长沙板仓坚持斗争，后来不幸被国民党反动军阀杀害。为躲避敌人的迫害，童年的毛岸青与哥哥毛岸英曾流落上海街头，颠沛流离，受尽了艰辛和屈辱。后被党组织找到，辗转送到苏联学习，并经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历练。一九四七年八月，东北解放战争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铁路沿线的城镇和一些比较大的城市仍然控制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同时继续大量增兵，大举进攻解放区，形势相当严峻。这时，毛岸青从苏联经满洲里回到中共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

* 本序作者时任克山县政协主席。

一九四七年十月初，在毛岸青主动要求下，经父亲毛泽东同意，毛岸青仍用原来的化名杨永寿，到条件较为艰苦的克山县投身到伟大的土改运动中，成为一名光荣而普通的土改工作队队员。毛岸青参加土改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锻炼和熟悉了解情况，他以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和坚强的毅力，克服了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条件艰苦、气候恶劣等诸多困难。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积极主动工作，及时指出和反映土改运动中发生的“左”的倾向，并认真予以纠正。同时，积极组织广大翻身农民种好新分的土地，为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深受克山人民的爱戴和怀念。毛岸青到克山参加土改运动，反映了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心怀天下、一心为民的伟人风范和博大胸怀，也展现了毛岸青平凡与普通中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质，为我们留下了闪光的历史足迹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克山人民奋勇前行的不可多得的红色资源。为了缅怀毛岸青同志为克山做出的历史贡献，我县于2008年建立了毛岸青纪念馆，成为红色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高树理同志是土生土长的克山人，曾在曙光乡、涌泉林场、县劳动局工作过，对克山有着不可释怀的桑梓情结。他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和对毛岸青同志的崇敬之心，为实现弘扬红色传统和宣传家乡的夙愿，退休后不顾身体多病，收集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拜访了多位健在的土改老干部，到毛岸青同志曾工作过的地方进行调查研究。历时两年时间，笔耕不辍，完成了书稿创作，精神令人敬佩。尤其是他用多年积累的文字功底和东北地方独特的语言风格，描写了毛岸青同志在克山参加土改运动的感人经历，再现了峥嵘岁月里革命前辈们为了全中国的解放，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场景。

克山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日寇侵占东北时期，是当年抗日联军主要活动区域。抗日联军曾夜袭克山县城，两次智取北兴镇，端掉刘大柜伪警察所，狠狠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和必胜信心。在解放战争中，克山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踊跃参军，积极支前，为解放东北和全中国，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红色的历史已载入史册，永远铭记在克山人民心中。我相信，《燃烧的黑土地》一书的出版，必将进一步丰富克山红色文化的内涵，为我们更加深切地缅怀先烈、牢记历史、传承红色革命精神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谨以此序向《燃烧的黑土地》一书出版表示祝贺。

目 录

第一章	
他，来到北大荒一个偏僻的屯子	1
第二章	
他惊叹，怎么这样贫穷、落后	15
第三章	
他感到斗争真挺复杂，也很激烈	66
第四章	
“哐、哐”两声，还真是你死我活	94
第五章	
适应，习惯，一个艰难的磨炼过程	138
第六章	
他，在“四十天运动”中成长、成熟	185
第七章	
有忧虑，有思念，更多的是喜悦	216
第八章	
开天辟地，穷人耕种上自己的土地	258

第九章

春天来了，他怀着眷恋的心情告别这里 295

后记 299

第一章

他，来到北大荒一个偏僻的屯子

一九四七年十月上旬的一天，日头渐渐升高，一辆二马车出了县城东门，沿着铁路线北侧土路前行。车厢和车轱辘是结实木头做的，两个轱辘之间安着铁轴，轱辘上面的铁瓦，显得又笨又沉。车上坐了六个人，除金浪白、杨永寿、孙大壮之外，还有两位省、县土改工作队队员和金浪白的警卫员。这一年初冬冷得早，加上昨晚下了一场大雪，又增添了几分寒意，坐在车上的人都裹紧了羊皮大衣或棉大衣。

马车慢悠悠地向前走着，金浪白向车上的人讲起克山县的一些情况。克山原称“三站”，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正式建县。克山地处小兴安岭南麓，嫩江平原东北边缘。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日本侵略者占领克山，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和其他爱国军民不断奋起反抗。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进军中国东北，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这时东北的局面非常混乱，凡是苏军占领的中小城镇，都由随军做向导和参战的抗日联军负责接收，其他地方有原伪政权人员组织自治的，

有所谓改编的伪满洲国部队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接管的，还有土匪乘机占领的。一九四五年九月初，苏军设立的北安卫戍司令部派抗联干部钮景芳、朱学成去克山。他们与克山的地下党组织一起开始接收伪政权，遭到所谓临时维持会的拒绝。十一月十六日，黑龙江省工委派汪滔、尹之家、张同舟、韩玉等六人，率一个班的抗联战士由省会北安进驻克山，与先期进入的同志组成克山县工作委员会，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告克山县人民政府成立。人民政权建立之后，立即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组建人民武装，与日伪的残余势力进行了斗争，配合主力部队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行动，使大小股土匪土崩瓦解，治安情况逐渐好转。同时，积极培养了一大批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为建立区、村政权和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做好准备。一九四六年七月，省工委派金浪白同志带领十八名工作队员进入克山，与县工委一起按照省工委的要求，逐步建立了十五个区和二百多个村级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奸除霸斗争和减租减息运动，并将日伪强占的军事用地和日本开拓团^①开垦的土地，无代价地分配给无地的穷苦农民。同时，按照政策规定，根据每户的经济状况，特别是所有土地、房屋、耕畜、农具及其他资产情况，经个人申报、农会审核、群众大会评议，划定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五种农村阶级成分，有的地方还把中农分为上、中、下三等。这样一来，穷苦农民初步得到翻身，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新政权，掀起了送亲人参军和开展大生产的热潮，以实际行动支援东北解放。

金浪白指着右侧告诉车上的人，这条铁路从克山县城城南东西穿过，往东一百二十多里到黑龙江省省会北安，逐渐向南经海

^① 【开拓团】 kāi tuò tuán 指日本占领东北后，组织本国民众团体在那里新开垦大片土地。开荒者，也是开拓者，所以称之为开拓团。

伦、绥化、呼兰到达现在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向西三百里左右经依安、富裕到达齐齐哈尔，是现在的嫩江省省会。再往东走前面那个屯子叫郭家，有火车站，属克山县的郑家区管辖。过了郭家再往东就是克东县的宝泉镇，克东县城不通火车，乘火车或运送物资就得到宝泉镇。郭家和宝泉是半林区，往东北方向更是地广人稀。郑家区处于克山、克东、德都三县的三角地带，区政府所在地郑家窝棚距克山县城二十多里。抗日战争时期，抗联曾在这一带开仓放粮救济贫苦农民，特别是抗联打拜泉、夜袭克山，战斗胜利结束后，都是经过这里返回德都县朝阳山根据地的。郑家区也是光复后共产党最早建立人民政权的地方，这里与全县一样开展了反奸除霸斗争和减租减息工作。可是，前些时候县委（随着形势发展，省工委、县工委已改为省委、县委）领导和金浪白听到一些反映，说是郑家窝棚的恶霸地主郑大头还在作威作福，减租减息也未真正实行。金浪白带领工作队这次来，就是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摸清情况，彻底解决“夹生饭”问题。

还没等到郭家，马车就往偏东北方向拐去，进入了半丘陵地带。杨永寿四处一看，漫山遍野白茫茫，阳光照在雪地上明晃晃的。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野鸡、沙半鸡、兔子、狍子、狐狸、狼寻食的足迹。偶尔路过稀疏的树林或榛柴岗，没有落尽的树叶在微风中摇晃。灌木上挂着暗黄色的榛子，还有叫不上名的红的紫的果实，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非常好看。

路上的雪有些化了，越来越难走，马车的速度自然更慢了。省工作队的老王和县工作队的小李他俩穿的是布棉鞋，赶紧从车上跳下来，边跺脚边说：“刚进冬天就这样冷，脚冻得像猫咬^①。”

① 【猫咬】 māo yǎo 比喻像猫咬一样钻心难忍的疼痛。

杨永寿和孙大壮穿的都是翻毛军用大头鞋，只不过杨永寿是从苏联带回来的，孙大壮是东北局警卫团发的，一看就是缴获日本鬼子的东西。其实他俩是昨晚换上的，还没感觉冻脚，只是有些凉，腿坐久了有点发麻，也下来走一走。四个人一下来车就轻了，车老板一声吆喝，马车跑了起来，车下的人也跟着跑。可能与路滑有关，只一会儿工夫，老王、小李和杨永寿就累得气喘吁吁，只有孙大壮显得轻松些，不愧是干过抗联的。

“快上来吧，落远了就会喂‘张三’了。”在马车上一直未动的金浪白招呼了一声。

马车稍微慢了些，四个人赶忙爬上来，这一跑浑身暖和多了。

“还是我们俩的靰鞡^①好吧，轻便、结实又扛冻。”金浪白说他自己和警卫员小王。

“我家里人也有穿的，暖和是暖和，就是天天得炕乌拉草^②，絮乌拉草也太费事。”小李看着他俩的靰鞡说。小李叫李春海，家住克山县城，爷爷和父亲都是木匠，临街开了一个小木匠铺。他是县伪满国立高级中学（简称“国高”）的学生，因不满日本侵略，参加了学校党的外围组织，晚上跟着贴了几次标语。有一次差点被日本的巡逻兵撞上，吓得他一周末敢上学。

“我俩根本没有用乌拉草，自己缝了一双狗皮袜子套在脚上，

① 【靰鞡】 wù la 过去东北地区满族、达斡尔等狩猎民族冬天穿的一种鞋，用牛皮缝制而成，里面垫乌拉草，后来农村汉族人也普遍穿它；也可写作“乌拉”。

② 【乌拉草】 wù la cǎo 即东北荒草甸子上长的一种红根的草。它的纤维既长又韧，立秋后趁青割下来晾干，留到冬天，用木槌捶绵软，絮鞋絮靰鞡非常暖和。旧时，它和人参、貂皮并称为“关东三宝”，如今它早已完成其历史使命。

你说能冷吗。而且靴底宽又轻，走在雪地上不陷不滑，好着呢。过些天再冷了，把缝的两个鹅毛垫子包在脚上，穿时也不费事，咋冷的天都不怕。”没等金浪白吱声，警卫员小王抢着回答。

杨永寿用胳膊肘碰碰孙大壮，悄声问：“哪位叫‘张三’？”

他的声音虽然很小，但大家还是听到了，引起一阵大笑。笑过之后，孙大壮告诉他，这地场人都把狼叫“张三”。

“快看，快看，跳猫！跳猫！”李春海喊道。孙大壮掏出手枪瞄了瞄，又放回枪套里。顺着孙大壮的手势，杨永寿看见一只灰色的兔子钻进了林子，明明是兔子，怎么叫跳猫？

又走了约十来里地，到郑家窝棚已是日头偏西。

区政府在屯东头一个小四合院内，一面青的六间房，原是伪满时期郑家区政府盖的。金浪白他们刚一下马车，就从屋里走出一个人来，赶紧接过金浪白的行李说：“昨天县里刚散会，我还以为等几天才来呢，金政委还是老八路的作风，雷厉风行。”说着就往屋里让。杨永寿觉得这人有些面熟。

这六间房是偏中间开门，一进门是灶房，一边一口大锅。东屋是三间连着，一进去是区农会和妇女会办公室，里面两间是区长、副区长办公室；西屋外面一间是区自卫队值班室，里面是自卫队长、副队长办公室。区自卫队四十来人，按屯子分三个小队，平时派一个小队的五名队员轮流值班，其他队员在家劳动，也负责本屯子的治安，有紧急情况就集中活动。

进了区长办公室，抖掉帽子上挂的霜，坐定后，金浪白介绍说：“这是赵振海副区长。”

正是刚才在门口迎接他们的那个人，杨永寿想起来了，在县委召开扩大会时见过，挺爱发言的。看样子有三十多岁，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椭圆形脸，眼睛不大不小，只是嘴唇有些薄，与

整个脸不太协调。但细看那眼睛，一眨一眨地闪着一种光亮。身上穿着普通的棉袄棉裤，上身套的却是羊羔皮缎面坎肩，脚上穿着用狍皮缝的其卡米^①，戴的貉壳帽子，显出与众不同。这时，赵副区长已让伙房的大师傅烧了半锅开水，张罗着用大海碗舀水，弯腰时露出匣子枪的红带子。

一碗开水下肚，浑身顿时暖烘烘的。

“老赵，我们工作队今晚住在这里，晚饭后区领导一起开个会。明天就都住到老百姓家去，区政府有伙食点，平时在区上吃，就是家常便饭。”

虽然金浪白有交代，晚饭是小米干饭，还是搞了两个菜，炒土豆丝和白菜炖冻豆腐，还放了几片肉。赵振海边端菜边说：“没啥好嚼馐^②，将就吃吧。”

说完用眼角一扫，发现金浪白脸色不太好看，就蔫不唧^③地端着碗溜到一边去了。也许是饿了，杨永寿、孙大壮几个却吃得分外香。

刚吃完饭不大一会儿天就黑了，区政府领导陆续地来了，区指导员和区长分别从范家岗和月亮泡赶回来。

会议由区指导员耿均主持（那时党组织和党员还处于秘密状态，区委书记对外称指导员，一般由省、县派的工作队人员担任；县委领导对外称政委），他先请金浪白讲讲。

“不了解情况讲什么哪，这次来就是解决郑家窝棚的‘夹生

① 【其卡米】 qí ka mǐ 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少数民族猎人冬天穿的皮靴。它的鞞筒子较矮，用狍腿皮熟后毛朝外缝制，以狍脖子皮、鹿皮或犴皮等毛朝里做底，内有狍皮袜子，穿起来轻便、保暖、不打滑，适合在大雪窠子和冰面上行走，东北地区汉族也有人穿。

② 【嚼馐】 jiáo guo 比喻好吃的食物。嚼，咀嚼，用牙齿磨碎食物；馐，馐子，旧时糕点的统称。

③ 【蔫不唧】 niān bu jī ①形容人情绪低落、精神不振的样子。②悄悄地。

饭’问题，先请你们谈谈情况。”金浪白单刀直入地说。

区长杜义首先简要汇报了区政府所属十四个村（大致是将二三个邻近的自然屯划为一个村）的情况，当讲到郑家窝棚村时，不自然地挠了挠头。他说，郑家窝棚村很特别，村长黄广富是地主，还是伪满时期郑家区区长，但他带头减租减息，并拿出粮食无偿救济揭不开锅的贫雇农，主动借给分到开拓团土地的农户种子和耕畜、农具，群众没有到区政府告状的，工作还算过得去。你说好吧，又没有像其他村穷人闹翻身的那种景象。他检讨了区政府，特别是他本人有求稳怕乱的右倾思想，相信和依靠贫雇农不够，尤其是去年受到县工委表扬后，产生了自满情绪，干事没有过去主动和深入了，忙于事务性多，对郑家窝棚村过问得不够，如存在问题，他承担主要责任。

“一提黄广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他那是狗戴帽子——装人，他要是好人，世上就没坏人了！”杜义话音刚落，区妇女会主任刘玉兰就愤愤地说。

“你是有个人成见，咱当干部的说话办事要有根据，讲公道，不能不管不顾地乱说。”赵振海赶紧打断了刘玉兰的话头。

“公道，黄广富欺压穷人从不讲公道，现在在郑家窝棚谁敢说黄广富个‘不’字，他还不是黑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郑大头就是依仗他！”刘玉兰激动得脸有些红了。

赵振海是话里有话，他指的是刘玉兰曾给郑家窝棚西烧锅老财东、大地主郑大头的二儿子当过童养媳，黄广富与郑大头是连乔^①。那是一九四〇年腊月，刘玉兰的父亲得了伤寒病，东挪西借地治病，最后把家里的粮食都卖了也没治好，刚开春人就沒

^① 【连乔】 lián qiáo 姐妹的丈夫之间的姻亲关系，又称“连襟”。此词的由来很明确，人们都知道孙策和周瑜分别娶了乔公的女儿，即大乔和小乔。那么孙、周二除了君臣关系又有了姻亲关系，就是“连乔”了。

了。家里已穷得叮当响，用什么发送^①她爹？日子怎么过？正在刘玉兰母女一筹莫展的时候，区长黄广富登上门来，说是郑大头看上了刘玉兰，只要同意给他二儿子当童养媳，郑大头就负责葬了她爹，并给她母亲和妹妹二石苞米。都知道郑大头的二儿子有羊角风病，刘玉兰从心里不愿意。但看母亲唉声叹气的样子和哭哭啼啼的妹妹，一咬牙就到了郑大头家。那年她十三岁，小女婿才七岁。刘玉兰不但人长得周正，也比一般女孩长得高，在郑家洗衣做饭，喂猪鸡鸭鹅。忙死忙活干了四年，日本投降了，共产党来了。一九四六年春天，在县工委工作队的帮助下，刘玉兰脱离了郑大头家，帮助工作队组建妇女会。工作队一看刘玉兰苦大仇深，泼辣能干，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就重点培养她，并发展她入了党。区妇女会组建好以后，就让她担任了主任。

金浪白一看要争吵起来，抬起手来示意不要吵，说：“其他同志再发表一下意见。”

“我看郑家区的工作去年是不错的，那时贫雇农没地的有地了，租子也少交了，不但肚子吃饱了，人过日子也有劲头，政府怎么说就怎么干。妈拉个巴子，从今年以来就有些变化，特别是郑家窝棚的群众没那样高的热情了。我也琢磨过，问题出在哪里呢？还是地主郑大头的势力没有从根本上被打倒，表面上看像老实了，其实还很洋棒^②。”农会主任吴老贵叼着巴掌长的烟袋高声说。

① 【发送】fá song 特指办丧事，把去世的长辈依照殡葬礼仪送到祖坟莹地去埋葬。

② 【洋棒】yáng bang 神气和霸道的意思。“洋棒”本是警棍的俗称，比喻像旧时的警察拿着警棍走上街头巡视执法一样，非常得意、神气和霸道。

“要说‘夹生饭’，就是郑家窝棚村。郑大头既种地又开烧锅，富得流油。郑家，郑家，姓郑的是屯里大户，亲戚连亲戚势力很大。黄广富在伪满时期当过甲长、井长、村长、区长，缴出荷粮和抓劳工、派官差，日本人的事他都跑在前，还弄了个模范村长，可老百姓没少遭他祸害，他也从中捞了不少黑心钱。现在我们让他当村长，郑大头有了撑腰的，穷人还是敢怒不敢言，别的村也受到影响。”说话的区自卫队队长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他叫牛春山，去年春天在减租减息热潮中参加了民主联军。到了前线打了几仗，因作战勇敢连续两次受到嘉奖，在今年六月第二次打四平前光荣地入了党。在那次战斗中，他端着冲锋枪冲到一栋楼房的墙角下，敌人扔下的手榴弹炸伤了他的左胸和右腿，被转到克山军民医院治疗（由于当时前线战事越来越激烈，伤员不断增多，东北局将克山县医院扩大为军民医院）。两个月后，牛春山虽然伤口好了，但左胸肋骨间有一块弹片却未取出来，不能再上前线打仗了。正好郑家区自卫队队长调县武装大队任副大队长，他就接了区自卫队长这个职务。

“春山，可不能那样说，黄广富掩护过抗联干部，带头减租减息，热心为群众办事，又有能力，当时是作为开明士绅来对待的，所以让他当了村长，工作还是不错的。”赵振海瞅瞅周围的人接上话说。

“妈拉个巴子，黄广富与我不是一个屯，但离得很近，对他也知道个不大离儿^①。他掩护抗联一个受伤的中队长是真的，日本投降后这个中队长还专门来感谢他。但黄广富这个人是个豁牙子

^① 【不大离儿】 bu dà lír 差不多或不错的意思。